

代名伎

李師師

台灣（心石）著

中國文藝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一代名伎李师师

(台湾) 心 石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2 插页 108 千字

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0 册

*

ISBN 7-5059-1714-5/I. 1177 定价：4.50 元



一代名伎

—
李師師

第一章

汴梁城沉浸在黄昏暮色中。

掌灯时分，大街小巷流光泄影，装点出各茶楼酒肆、教坊赌场的靡丽与喧哗……到处都是歌声、调笑声和丝竹乐曲声。

京城与远远边关的战火狼烟似乎毫不相干。

皇上住在这儿的，人们担心什么呢？真龙天子庇护天下百姓，大宋王朝自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夺了天下，传至当今徽宗天子，已经有一百四十多年历史了。

一匹来自边关的快马疾驰而来，直奔高太尉府院。这当儿，从不远处那片重楼嵯峨金碧辉煌的皇宫深处，传来阵阵钟声——

丧钟为一个年轻的姑娘敲响，刘妃死了。

三宫六院的侍臣、太监们忙作一团。他们跑进跑出准



备料理后事。

嫔妃、宫女们却躲在各自屋里暗自高兴。她们知道，一个受皇上宠幸的妃子死去，这对活着的她们意味着什么。韦妃此时最快活。她那双冷艳而勾人心魄的眼睛，正一眨不眨地盯着刘妃居住的寝宫。

在那儿，寝宫门外，众臣肃立。

皇上所有的心腹大臣都来了。人人神情沉郁、如丧考妣。他们心里都明白，内心并没这份儿沉痛，但脸上要装出来让人看见。

此刻，有一股逼人的力量从这个高官重臣的圈子里发射出来。这来自一位老人。离他近的人会自觉地微微躬身，以示敬畏，站得远的人不时用怯意的目光打量他，揣摩他的心思。

他就是当朝太师蔡京。

此时他两眼微闭，一动不动，粗实的腰身宛如一头老熊。他已经这么站了很久了。他朝昏暗的寝宫内看一眼，身旁众臣急忙投去关切的目光。

刚才，龙颜大恸之后，传来阵阵饮泣，接着，一切声音都消失了。但是没有谁敢在这个时候贸然跨入寝宫。

张迪来了。这位徽宗皇帝最信赖的贴身老太监哈着腰快步朝这边走。身后跟着高俅。

高俅来到蔡京跟前，低声道：“太师，边关失守……”

蔡京微闭的双眼猛地张开，盯着高俅。

“太师，辽邦西夏兵马已经连克三座城池，守将吕相战死，西夏兵已逼近延州。”

蔡京惊呆地看了高俅好一阵。“西夏犯我，必是他背后的辽国撑腰，可是……燕云十六州被他占着，我们每年贡献的银两绸缎也都如数如期运送，他为什么还来犯我……”

“太师，赶紧禀告皇上吧。”

蔡京不语，思忖着朝四周扫了一眼，示意高俅随他朝一间客厅走去。

这时，张迪走进寝宫，点燃一支巨烛。

摇曳的烛光勉强照亮这座空旷、沉寂的大屋。在昏暗的一隅，卧榻上躺着缟素缠身的刘妃。皇上赵佶蹲伏在床边。他将头静静地埋在床框上，像睡着了似地一动不动。

他已经哭累了。他这么依在床边，嘴里喃喃地不知说着什么。像是为死人祈祷，又像是对一个活着的人诉说着不愿让旁人听见的心里话。

张迪手执蜡烛站在原地不动。他用手挡住火焰的一侧，好让光线更强地投向皇上那边。他怜悯地看着他的主子。张迪最清楚自己跟别人有何不同——在他眼里，当朝天子更多的并不是威严与强力。当他在后宫一人独处时常常是张迪看见的样子：愁苦、焦灼、不停地喃喃自语和茫然不知所措的目光。

赵佶抬起头来看看他心爱的宠妃。

那已经是一具将欢愉、柔爱统统拒之身外的冰凉的躯



亮了，可仅仅是几个时辰之前的时光哩，这个女孩子带给他多少满足和忘却。她是这座深宫高墙内一块最美丽、清新的天地……

现在，这一切都没有了。没有谁能替代她。

你死得好快呀，他想。为什么不是别的妃子死掉呢……哪怕是那个韦妃。为什么不是皇太后死掉呢？！

他，端王赵佖，因先帝哲宗死后无子嗣继承皇位，而被扶上帝王宝座君临天下，他生性是要做个艺术家的。他聪慧、敏感、善良，在琴棋书画、吹弹歌舞、品竹调丝、踢球打弹的快活天地里他如鱼得水，可是他却当朝问政了。御笔传旨，变法图新，他曾想创一番强国富民的丰功伟业。而几年下来，外有北方强敌的步步紧逼，内有两派朝臣的势力纷争，他已经心灰意乱，疲惫不堪了。

“万岁爷，”张迪轻轻上前，唤道：“节哀呀！”

“还是照老办法，议和吧。”蔡京思忖良久，抬头对高俅说道。

高俅看了蔡京一眼，怯生生道：“这事让……让吕耀去谈吧。”

他这会儿最想干的是为刘妃发丧。靠踢得一脚好球而被徽宗赏识的高俅，不愿放过一切讨得皇上欢心的机会。

“不。”蔡京道，“我已派他为刘妃丧事去征收银钱。他干这事来得利索。”

蔡京说罢，走到窗前朝外看去。

一群太监扛着刘妃走出寝宫。通常一个妃子被皇上受用过，就是这么被扛进屋里的。丧钟又敲响了。一阵湿冷的风夹着雪的气味，从远处的山峰吹过来。

窗外飘起了雪。

小小的染坊捂得严严实实，风还是钻进屋里，把晒在绳索上的五颜六色的布帛吹得瑟瑟摆动。她生着炭火，等着爸爸回来。

这个小小染坊的主人叫王寅。他生性敦厚、木讷，却有一个美丽、浪漫、富于幻想的女儿。

她叫师师。这名字像姑娘本身那样动人。

这时，她静静地坐在火盆前，久久凝视着垂在前面的布料。

从那儿，可以变幻出许多东西来：小河流水、悠悠的云朵、旋转的裙子……所有这些都是运动着的。飘逸的，变幻不定的。

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她喜欢上唱歌和跳舞的。她从小就在那些色彩斑斓的各种布帛的海洋里长大。一块在阳光下抖动的布，就是一只轻盈跃起的大鸟。她今年十六岁了，高挑、丰满，白皙的额头下面那双大眼睛晶莹闪烁。每当她绽开笑容时，嘴角上露出少女成熟的风韵。

这会儿，她像往常那样，凝视良久之后痴痴地朝一块



彩布走去；她抓住布料轻轻地搭上肩头，这样静静地停一会，接着，她的身体迅疾而轻盈地一转，她把自己裹进彩布中。她依然凝思遐想，一动不动。

会吗？她想：你会成为东京城里最会唱曲、最会跳舞的姑娘吗？总有一天你会是这样的吗？

她的脸红了一下。每次都是这样，当思绪中最美好的瞬间到来时，又会被一阵羞涩打断。接着，她冲出来，在悬挂着的布片中奔跑、雀跃、旋转……自由地翩跹。

门突然推开，王寅气喘吁吁跑进屋来。

“师师，快，收拾一下跟爹走！”

“爹……”师师惊愕地看着爸爸。

王寅一边往包裹里塞着衣物，一边说道：“太师府已经传下令来，要提前征收明年的税银，咱们哪还拿得出明年的银子呀！”王寅说着，看了一眼女儿，从灶膛里抓了一把柴灰朝她脸上抹。

“爹——”

“就这样，免得打眼，惹麻烦。咱们到山那边的亲戚家去躲几天，快！”

师师被王寅拉着，跌跌撞撞来到门口，猛地站定。

门口已被三个人堵住，他们不知什么时候就已经站在那儿了。为首的，就是太师府统领吕耀。他笑嘻嘻地看着王寅。这笑容教人害怕。

“怎么，要跑？知道官家来收税银，你却要跑，该当何

罪？”

“小的……交过今年的税银了。”王寅战战兢兢道：“实在拿不出银子了。”

吕耀勃然变色，一把揪住王寅：“交不出来就拿布抵上！贵妃举丧，正好用来做幛子。”

“大人们，这都是人家的布呀！”王寅挣脱吕耀，过去挡住两个差役。吕耀上前，照着王寅心窝处踢了一脚。

王寅“吭”的一声栽倒在地上。他难受地翻过身，睁大眼睛，拼命喘气……

“哇……！”师师叫喊着朝前冲，一头撞倒吕耀，抄起剪刀朝他狠扎，一个差役推她一把，师师仰身靠住一片斜挂的彩布上……

这时，一阵寒风呼啸着灌进屋里。满屋子帷帐似的彩布开始动起来。它们鼓胀、抽打、滚涌着。师师一下子被身后的彩布兜起来。她腾空跃起，长长的头发和洁白的长裙拖在身后，好像一只白色的大鸟从天而降。

剪刀戳入差役的肚子的当儿，血喷了出来，师师失声叫着。吕耀和另一个差役被这个白色的魔鬼吓呆了。

王寅挣扎起身，拉着女儿逃出屋去。

雪落在山地上，一点声响都没有。师师拉着爸爸朝山上跑，她只听见自己呼呼的喘息声和嘎吱嘎吱的踏雪声。刚才，在跑过山脚下那片废弃羊圈的木栅时，爹跌倒了；他

呕叫一声，急忙捂住嘴，一口鲜红的热血顺着指缝流出来。

师师放眼看去，前面巨石嶙峋，稀稀落落地有一些树被薄冰覆盖，稍远处是更峻峭的山岭。天渐渐黑下来了。

“爹，咱们先找个地方歇歇，躲躲雪吧。”

听不见爹的回答，师师抬头看去。

王寅倒在雪地里，捂住心口，一动不动。

“爹……！”师师扑过去，“爹……！”

王寅睁开眼睛，吃力地朝四下看看，抬手朝不远处的一个山洞指指。

师师背着爹踉跄着走进山洞。

雪小了。静悄悄的雪野泛着白光。洞里传来一两声小动物惊惧的叫声，师师就着洞外的雪光，端详着爹爹。

“爹！……”她低声而呜咽地叫了一声，但紧接着，她忍住哭。她忍着，在心里告诉自己别哭。一面用手指把爹嘴角上一缕亮晶晶的血丝擦净。

师师紧紧地把爹爹搂住，让自己身上的温暖捂住他。

爹爹！她心里说：就这样，我们不会死，我们不会死！

师师贴紧了爹爹一动不动，寒气阵阵袭来。别睡！她心里念叨着：别睡呀……她撑大了一双困乏的眼睛，看着洞外那片冷冷的银灰色天地，想着爹爹曾对她讲过的一个大雪天里的故事——

你生下来的时候，屋外寒风刺骨……

你娘生下你就死去了。你一声不吭，是个不会哭的孩子。

街坊邻里都说你是来克爹娘的，扔了吧。

爹哪里舍得扔了你，喂了你一口豆浆，把你裹了又裹，就出门上路了。

爹把你抱进一座山寺，在一位住持老僧面前跪下，求他准你皈依佛门。

老僧说：“这孩子好硬的命，六亲缘薄，一生苦难不休。”

爹说：“老师父，救救我孩子呀。”

老僧长叹一声：“就叫她师师吧。你若送给他人，或许能消除祸灾……。”

可是爹不能。爹不能把你扔掉也不能把你送人。爹要把你带回家，把你养大。

爹抱着你走出庙门时，外面是一片银白天地，你“哇”的一声哭出来啦。那天好大的雪呀。

师师的脑海里老是爹的这句话——那天好大的雪呀。好大的雪呀。

好大的雪雪雪雪雪……

天亮了，雪停了。

一束阳光投进了洞口，照在师师脸上。她倏地醒来。

她觉得四肢僵硬、麻木，但是背心处却暖暖地含着一团温热。

她动了动，侧脸朝上边看去。怎么，自己是在爹爹的怀里。她看见爹的手，她抓住它——唔，好冰冷，硬得像石头。

爹的夹袄怎么盖在自己身上？

她赶紧用力起身，从紧紧拥着她的爹的怀里爬起来。她一下呆住了。

爹只穿着一件内衣，依着冰凉的洞壁一动不动。他的眼睛微微睁开，神态安详，一丝淡淡的笑意挂在嘴角上。

师师明白了。“爹……！”她惨叫着扑向硬邦邦的爹。

爹爹没有反应。他的脸上依然挂着笑。那个笑容已经凝固在他脸上，永远不会变。

在北方通往汴京的大道上，吕将正纵马狂奔。三个月前他从这条大道直奔边关，为大哥吕相送去爸爸为他打造的宝剑。

现在他回来了，宝剑背在身后，怀中揣着哥哥的骨灰。

在三个兄弟当中，吕将最像他爸爸。爸爸把铸剑的本领和一身剑术绝技交给他的时候，也把倔强、忠诚、嫉恶如仇的品德注入他的骨血。二十岁的吕将浑身透着烈烈英气。有如一把顾长而闪光的利剑。因自幼聪明好学，饱读

诗书，眉眼之间，又暗含一股儒雅清俊的公子气韵。

他是国子监的太学生。但是他愈来愈不想读那些书了。那些废话、那些没用的书。

他变得愈来愈不爱说话了。

这个世道，让他那双纯真的眼睛变得迷茫、疑惑、焦虑。

大清晨，阳光破云而出。极目所见之处，东京城沐浴在淡白的冬日里。在众多低矮的瓦舍簇拥下，皇宫栋宇辉煌，巍峨耸立。城池四周，绵延万里的中原沃土，朝四方伸展。

可是北方的边关呢！他想。被辽邦西夏掠去的城池、几千将士浴血的尸骨，百姓们惨遭屠戮。

为什么不发援兵！他心里悲愤地吼叫着。成千上万的兵士可以去南方搜刮奇石异木，可以连年累月地为太师运送花石，可是为什么不发兵来击退番兵？

此刻，当他看到这座朝思暮想的京城时，他知道自己一路上的打算，其实都是做梦。

上书朝廷、登朝请愿——一个太学生？

他默默地看着京城，心里冷得似一支剑。

吕将轻轻推开门，走进铸剑坊。

吕峰弯着身子拉风箱，跃起的火焰映红小屋。他站起来，一只手朝插在炉火中那支刚刚成形的剑条伸去，只见



手腕扭转的当儿，红红的铁条在空中闪过，落在铁砧上。他用铁锤砸着，火末乍溅。这是为小儿子铸的剑。

“爸爸……”吕将轻声叫道。

吕峰回头，看见满脸泪痕的小儿子。

“你……回来了？”他说。他从吕将的脸上看见不祥。唔，那把剑还在他身后。

终于，他看见了那个骨灰盒。

他的心口像掏空似的，站不住了。他扶住一支铁棍，坐在木墩上。

“我赶到边关时，延州城已经吃紧……大哥率领三千人，跟两万番兵死拚……城门攻破，大哥自认愧对皇上，自刎而死。”

吕峰看着那盒骨灰，凝固不动。

这个铸剑老汉的身上，已经看不到当年跟随王安石变法时奔走呼号的勃勃生气了，岁月流逝，风云变动，他几遭贬谪。自蔡京坐了太师位，他辞去军器局掌司的官职，潜居在城边这个小巷里，靠铸剑卖剑，拉扯大了三个儿子。

眼下，长子死了。老二吕耀，在他眼里他活着也是一个行尸走肉。

“将儿，爹只有你了！”

老汉抬起脸来，眼巴巴地望着吕将。

刹那间，吕将心里好难受。他拥住爹。

他想说，他永远不离开爹。但是他没说。他知道爹不

愿听到这句话。

那不是爹要他做的事情。

吕耀在黑洞洞的街巷里走着。前面就是那座铸剑坊了。他机警地朝四下看看，慢慢朝前走。

太师刚刚把他大哥吕相战死的消息告诉他。

哥哥的死使他难受，可是同时心里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他哭不出来。

人们都说，兄弟之间，情同手足。

怪了，他从小就没觉得哥哥和弟弟亲到哪儿去。长大了更是这样。

爸爸总是爱哥哥、爱弟弟，总是把“卑鄙无耻”、“认贼作父”一类的字眼给了他。

吕耀在廿五岁这年龄，已经当上太师府里的统领了。那可真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呀。

你得为蔡京这个老贼出血、卖命；索性睁着眼去作恶，以此换来步步高升，荣华富贵。

多不容易呀，即使是混到今天这个光景。

他想着，长长舒了一口气。接着，他想起了刚才在太师书房里受到的夸奖，这是他极乐意去想品味的情形。太师夸过他为刘妃发丧之事干得漂亮之后，告诉他，已决定采用联金攻辽的政策，并已奏禀皇上。